

个人意见

## 奥巴马,我们就要向你问责

在近期召开的巴黎国际气候大会上,美国总统奥巴马慷慨陈词了一番,却被一名15岁的美国少年泼了冷水。来自科罗拉多州的男孩修泽卡托·托纳帝乌说:“光有什么用!”此前,他参加的一个民间团体,还将奥巴马政府告上法庭,控诉他们没有对气候变化做出充分应对。

托纳帝乌自6岁时看过一部有关环境的纪录片后,就成了一名环保主义者。虽然还不到开车的年纪,但这个一头长发、走嘻哈路线的男孩,却思考着严肃的话题。对于这场诉讼,他说:“这只是一群孩子想告诉你,你表现得很差,你正在失败,你知道吗?因为你缺乏行动,我们就要向你问责。”

他参加的这个民间团体由21名年轻的活动分子组成,年龄从8岁到19岁不等。年纪虽然不大,但由他们发起的这场诉讼并非儿戏。他们得到了一名气候科学家的支持,还有一个非营利组织为其提供法律支持。

这起诉讼还引起了美国化石燃料行业三家最大企业的关注,他们认为诉讼将对化石燃料行业产生直接威胁。然而对于该团体的活动分子来说,这倒是件好事,这表明相关企业已经将这场起诉看作是法律案件了。

“我们之所以这么做,是因为我们将要在这样的世界里成长,我们的后代也要在这个世界生活,这不是一个自私的理由,我们并没有被政治金钱收买,我们也没有获得资金援助。”对于托纳帝乌来说,这场诉讼的必要性一清二楚。

他补充说,唯一能使世界变得清洁的方法,就是不依赖化石燃料,然而奥巴马最近保证说要减少碳排放并发展清洁能源的言论,在他看来力度太轻。

“我们在过去七年的时间里大量投资清洁能源,减少碳排放,我们的风能增加了三倍,太阳能增加了20倍,让清洁能源在美国某些地区比重污染的传统能源价格更低。”奥巴马在11月30日的气候大会上如是说。

托纳帝乌却表示,奥巴马之前就说过这些话。“光有什么用,我希望看到我们国家做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承诺和行动。”



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

## 一个塑料袋用了34年

72岁的英国老人马丁·麦卡斯基有一只用了快半辈子的塑料袋,它是1981年零售商乐购在50周年庆时推出的纪念品。34年以来,麦卡斯基都把它折好并随身带着,以备不时之需。最近,他的女儿才认出来这是个“古董”。

麦卡斯基估计,这只袋子已经被他用了不下2000次。这名退休工程师说,自己已经记不清是在哪一家店买的袋子了,但他一直将它放在外套的口袋里,用起来很方便。

“威尔士地区四年前开始对塑料袋收费,所以带着这个袋子就很合适。就算在以前不收费的时候,我也没扔过一个塑料袋。”他说。

麦卡斯基有囤东西的习惯,他留着很多购物袋,上世纪90年代他去布拉格时还带回来一只袋子。他认为,自己这样做有利于环保和资源回收利用。

和现在的塑料袋相比,这只“古董”塑料袋更厚,虽然已经破了一个小洞,但不影响正常使用。“放不了重的东西,但放点生活用品还是没问题的。”每周去杂货店时,麦卡斯基就会用到它。

孙子们看到这个用了半辈子的塑料袋都很惊讶,发现“古董”袋后,麦卡斯基的女儿将图片发到了脸谱网上。她说:“这只塑料袋特别干净,根本看不出是用了34年的样子。我认为他们那个年代的人,都很看重东西的价值,也会很好地使用它们。”

就像麦卡斯基说的,他信奉“俭以养德”,这样做经得起时间检验。

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## “每个人都是平等的”

今年37岁的雷德·萨杜夫不但是一名漫画家,也是一名颇有天分的导演。2009年,根据他的漫画《重回国中校园》改编,由他跨界执导的电影《法式香吻》(又名《青春期的法国男孩》)获得了有“法国奥斯卡”之称的恺撒奖最佳处女电影作品奖。然而,拥有叙利亚和法国双重血统的他,在童年和青春期却经历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所带来的冲突。“很难说我是因为身为叙利亚人或者法国人而骄傲,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,我觉得自己更多的是一名漫画家,这是我的第一国籍。”

2011年叙利亚内乱发生后,萨杜夫周旋于法国各政府部门之间,终于把他在叙利亚的家人接到了法国。之后,他出版了漫画作品《阿拉伯的未来》。

《阿拉伯的未来》前两卷于2014年和2015年在法国发行,第一卷的英文版也已在美发行。现在,萨杜夫又在筹备这部作品的第三卷出版。

在这个时间点,以这样的身份出版这么一本书,多少有点巧合。其实,根植在他体内的两

# “我的第一国籍是漫画家”

## 阿拉伯裔法国漫画家笔下的童年经历



雷德·萨杜夫和他在漫画《阿拉伯的未来》中的自己。

种文化一直以来的冲突,是萨杜夫的独特优势,但对他而言也是一种挑战。

目前,《阿拉伯的未来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,这本漫画的流行程度不亚于10年前伊朗女漫画家玛嘉·莎塔碧描述她童年的《我在伊朗长大》。

### 厌倦了赶稿生活

对于像“伊斯兰国”这样的极端分子而言,他们的字典里似乎从来就没有“幽默”这个词,相反,这些“幽默”反而会引发暴力和恐袭。从1989年英国作家萨曼·拉什迪因为出版讽刺伊斯兰教的小说《撒旦诗篇》被追杀,到《沙尔利周刊》因发表影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在今年1月遭到袭击,已经有不少作家、漫画家、艺术家等因为开伊斯兰教的玩笑而遇害,甚至丧命。

在《沙尔利周刊》恐袭事件中,有12人丧生。就在事发前几个月,为周刊工作了11年的萨杜夫离职。提到这次“福大命大”的离职,他说,其实自己只不过是厌倦了每个星期都要“交差”的赶稿生活而已。

“我虽然在《沙尔利周刊》工作多年,但不属于编辑人员,也没有参与过讽刺漫画的绘制。我从没去过《沙尔利周刊》的编辑办公室,漫画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的。后来,我受够了这种每周必出作品的生活,就停止连载了。”正好当时另外一家法国报纸《新观察家》给萨杜夫提供了一个漫画周刊专栏,他干脆告别了《沙尔利周刊》。

去年刚当上父亲的萨杜夫没有透露他是否接到过恐怖分子的威胁信,但他依然决心完成四卷本《阿拉伯的未来》的绘制。看来,他没有把恐袭放在心上。

### 一切交给读者判断

尽管《阿拉伯的未来》是萨杜夫关于童年时代的回忆录,透过孩子的眼睛去观察当时的生活,但在巴黎恐袭事件发生后,这部描述阿拉伯世界的漫画很难不被打上政治化的标签。

连萨杜夫本人都承认,时至今日,这本漫画已经很难完全“去政治化”。在书中,他讲述了自己家庭中发生的种种小故事——身为叙利亚人,逊尼派穆斯林的父亲和身为法国人,天主教徒的母亲,生下了一个从小成长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环境中的小萨杜夫。

萨杜夫曾在父亲老家叙利亚的特麦勒村生活,那里离叙利亚城市霍姆斯不远,后来他又跟随父亲到利比亚。他曾亲眼目睹村庄中发生的暴行,那儿的人们生活条件很艰难,但他们却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他把这些个人经历通过一幅幅漫画展示出来,交给读者判断。

萨杜夫认为,他的漫画只是通过感性的角度,描述了一个孩子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东国家里如何成长。“人人都有受教育和选择的权利,他们可以自由选择阅读来自任何文化背景的书籍,无论他们是叙利亚人还是美国人,来自欧洲还是亚洲。”

在书中,萨杜夫记录了他的直观感受。初到法国时,小萨杜夫在漫画里曾发出这样的感叹:“法国的同龄人看起来都傻乎乎的,他们被保护得太好,跟我们比,简直太不成熟了。”这种“成熟”上的差异,原因就在于成长环境的不同。

生活在西方优渥家庭中的孩子几乎无法想象,特麦勒村里的叙利亚孩子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萨杜夫说,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来看,特麦勒相当于20世纪初的法国,而在叙利亚的生活则和活在上世纪50年代的法国差不多。“我身边的叙利亚孩子都早已被‘放养’到社会中,所以他们很独立,凡事都靠自己。相比之下,同龄的法国孩子还在父母的羽翼保护下。这些是我来到法国以后亲眼看到的,所以我就把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。”

萨杜夫说,很多人对阿拉伯世界存在误解,他们习惯于把这片穆斯林世界看作一体,实际上,在那里,人们可以有一千种活法。“人们需要讲述自我,讲述他们的生活,这样我们才能体会到不同文化和地区之间的差别。假如玛嘉·莎塔碧从小在挪威长大,我在意大利长大,那就不可能有人记录下这些成长在中东的经历,并把这种生活展示给欧洲国家。”他说。漫画,就是萨杜夫讲述个人经历的最佳表达方式。